

冯 华 推 理 悬 疑 系 列

雅致的恐怖，绵密的推理，纤细，敏感，直指人心

冯 华 著

一 石 二 鸟

D o u b l e F a c e s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一石二鸟

Double Faces

冯 华 著

凤凰传媒出版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石二鸟/冯华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7. 4
ISBN 978-7-5399-2533-2

I. 一... II. 冯...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5247 号

书 名 一石二鸟
著 者 冯 华
责任编辑 雷淑容
责任校对 笑 笑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20 千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2533-2
定 价 16.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1

清晨六点，清江市的退休工人赵新华像往常一样，穿着一身略显陈旧的运动服，手里拿着一个小收音机，慢慢悠悠地跑上了清江旧大桥。刚刚过了清明，如果不是因为昨夜的一场风雨，这会儿天色应该已经透亮了。

大桥上几乎没什么行人，偶尔驶过一辆汽车。自从清江新大桥开通之后，旧桥自然而然变得冷落起来。这对每天早晨坚持上桥锻炼的赵新华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车少了，空气变得新鲜了许多，大桥也显得宽敞清静，更像个早锻炼的场所了。

赵新华体质不太好，跑起步来“呼哧呼哧”地喘个不停。收音机那个女播音员甜美的声音，也被赵新华粗重的喘息声干扰得断断续续。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今天的天气预报。清明时节雨纷纷，昨天的一场春雨，给本市……今天下午将转晴……日间最高气温二十度，夜晚……九度，我们想提醒您，现在日夜温差较大，要注意早晚添加衣物……”

赵新华“呼哧呼哧”地跑着，耳朵有一句没一句地听着收音机。其实那里面播送的内容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他需要的只是一个声音的陪伴。

一辆大卡车忽然从背后驶过，虽然路面不太平整，但司机仍旧把车开得飞快，车身因颠簸而发出震耳的噪音。

赵新华吓了一跳，本能地往桥栏边靠。那卡车转眼就开远了。赵新华心有余悸，大声抱怨：“不要命啦？开那么快，等出事就知道后悔了！”

像是为了验证赵新华的担忧，收音机里女播音员正好播到一条新闻。

“昨日凌晨三时，321国道广东封开县境内距县城约十公里处发生一起货车与双层客车相撞的特大交通事故，共造成七男二女死亡，三十二人受伤……”

赵新华接着往前跑，嘴里嘀嘀咕咕：“七男二女……死了九个！看见没有？当司机的，一个不当心，多少条人命啊……”

他“呼哧呼哧”地跑过大桥的主桥地段，来到了引桥上。前面不远处，有一处桥栏缺损得很厉害，钢筋水泥的支柱都被撞断，一米多宽的距离没有桥栏防护。这段残缺的桥栏是前几天一个毛头司机的“杰作”，赵新华这几天跑步都能看见，但今天在听了刚才那条残酷的车祸新闻后，那些支楞在外面的残断钢筋显得格外触目惊心。

赵新华从缺口处慢慢跑过，再次大发感慨，为那个以生命为代价留下这个“杰作”的司机，感到真心的难过。但是很快他就想到了另一件事，又掉头跑回到缺口旁，停下，皱眉打量那块缺损的桥栏，不满地发着牢骚：“真不像话，桥栏撞坏这么多天了，也没人来管，职能部门干什么吃的？……多危险，万一早晨跑步经过这儿，一不留神掉下去怎么办？肯定摔死！”

天色已经不早了，空中原来沉厚的云层在晨曦中逐渐变得轻薄，东方的光线透过云隙落下来，给不远处水面染上一层潋潋的光泽。赵新华身处引桥的位置，桥下是一大片水泥地面。他小心地走到破损的桥栏边，扶着冰冷的水泥桥栏，从缺口处往下看，嘴里啧啧感叹：“这么高……”

一句话没说完，赵新华的眼睛就瞪圆了，嘴也不由自主张得老大。

他看见桥栏缺口下的水泥地上，仰面朝天躺着一个人。

“我的天！”

赵新华本能地倒退两步，手脚都不听使唤地哆嗦起来。左右看看，桥上只有他一个人。他强迫自己保持镇定，抬手揉了揉并不昏花的眼睛，小心地扶着桥栏完好的部分，探头往下再看：没错儿，下面的确仰面躺着一个人。虽然桥上桥下相距二十多米的距离，但赵新华还是能确定，桥下是一个成年男人。手脚以一种奇怪的姿势摊开，一动不动地躺着，头部周围的地面，似乎被染成淡淡的红色。两只鞋都从脚上脱落了，一只就在脚边，另一只——赵新华不自觉地张望寻找，发现它落在离那躺着的身体老远的地方。

“不得了，有人摔死啦……”

赵新华大叫一声，掉转原本不太灵活的身子，以他这个年龄难以想像的速度向桥头跑去。

2

普克、彭大勇接办了清江旧大桥男尸案。

死者陆天诚，男，四十岁，本市经贸委计划科科长。身高一米六六，体瘦。后脑颅骨粉碎性骨折，肩背部、臀部及腿后部有多处挫伤、擦伤，从现场检验情况分析，初步认定这些伤痕均因坠桥而致。死者全身衣物完整，两只鞋子因坠桥摔落，均在附近找到。尸体被发现的时间在4月6日清晨六点一刻左右，经藻类试验检测，估计死者死亡时间在4月5日夜间十点至十点半之间。

死者是由一名早晨上桥锻炼的退休工人赵新华发现的。赵新华家住大桥南端附近的小区，只要天气允许，每天早晨都会上桥锻炼身体，从桥南一直慢跑至桥北，然后返回。4月6日早晨六点左右赵新华上桥，约六点一刻时到达发现桥栏破损处，在桥上发现桥下的死者，并立即

报案。

死者身上的证件很快帮助刑警们弄清了他的身份。但是由于4月5日晚间的一场大雨，现场的痕迹完全被破坏，连死者头部流出的鲜血和脑浆也基本被冲散，只在头部周围残留淡红的血迹。同时，除了赵新华于早间发现尸体并报案外，公安部门并没有接到其他相关的报案，因此目前尚无法得知死者坠桥的原因。

普克和彭大勇接到报案到达现场后，便一直在做勘验工作。法医是位面生的年轻人，比普克他们晚到十分钟。检查尸体时，小心地避免泥水血污弄脏自己的鞋。普克注意到了这个细节。完成现场取证的工作后，尸体被抬离现场，准备运回市局法医中心做进一步检查。那个年轻法医也准备上车，普克和颜悦色地叫住了他。

“你好，新来的吧？”普克的语气很友好。“以前没见过。”

年轻法医看一眼普克，答非所问：“有事儿？”

“老黄今天怎么没来？”普克问。

年轻法医似乎不喜欢直接回答问题，而是冷淡地反问：“怎么了？”

普克察觉了年轻法医的警惕，笑笑，说：“没什么，我们和老黄比较熟。”

年轻法医随口说：“他病了。”

说完便上车离开了。

普克有些忧虑地看着法医中心的车开走，轻轻叹了口气。一边的彭大勇与普克合作已久，对普克的性格颇为了解。刚才那位年轻法医在做现场检查取证时表现出的粗糙和匆忙，显然令普克感到不安，那才是普克向年轻法医询问老法医黄山松的原因。

“像老黄那么认真的人，现在这年头可不多见了。”彭大勇也和普克有同感，不由发了一句牢骚，“有些小年轻，一听学历，不是博士就是硕士，高得吓人，真正做起事来，跟老黄那种老同志没法比！”

普克摇摇头：“但愿是咱们多虑。”他仔细地看一眼手里那张死者身份证，上面清楚地记录着死者的登记住址。普克叹口气说：“现在得去见

最不愿见的人了。”

普克指的是死者家属。的确，在办理各种案件的整个过程中，这往往是一个最令人难受和尴尬的环节。他们不得不将突如其来的死讯带给死者家属，并面对家属们的种种反应——通常那都是些悲恸欲绝的哭泣——每到此时，普克就觉得自己仿佛是为死神传递声音的使者。

不仅要向家属传递死讯，还要使自己置身于家属的情绪之外，冷静地观察他们的每一个细微表现，从而获取对办案有用的信息。因此客观地说，这个环节相当残酷，却又必不可缺。

接下来普克和彭大勇要完成的，就是这个环节，去见死者陆天诚的妻子陈虹。

普克在现场已经见过陆天诚本人。虽然从二十多米高的桥面摔下，使陆天诚的面部容貌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但根据他的体形及以身份证上的照片来看，有一点能够确定，陆天诚是个相貌极为平庸的中年男人。因此，当他们敲开陆天诚家的房门，第一眼看见陆天诚的妻子陈虹时，心里多少有几分惊讶。他和彭大勇交换了一个眼神，从彭大勇眼里也发现了相同的感受。

陈虹看起来绝不会超过三十岁，鸭蛋脸，眼睛很大，眼眸不是黑色，泛着一种深深的幽蓝。线条柔美的脖颈，皮肤虽然稍嫌苍白，但光洁细嫩得如同少女。她站在半开半闭的门内，一手扶着门，淡绿色的针织毛衣恰到好处地勾勒出美好的身材。

对两名警察的到来，陈虹明显感到不安，脸上微微露出一种混合着惊讶和畏惧的表情。普克注意到，陈虹的眼睛微微有些红肿，眼圈似乎有一点点发黑，如果不是天然如此，就是前夜睡眠不好留下的痕迹。

“有事么？”看过两人出示的证件后，陈虹的声音里能听出些许的惊疑。

“请问这是陆天诚家么？”普克注视着陈虹的眼睛问。

陈虹的嘴唇微微抖了一下，点头说：“是，是的。”迟疑了一下，又问道：“有什么事儿？”

“我们能进去谈吗？”普克客气地问。

陈虹有些紧张，回头看了一眼家里，随即挺客气地拉开门说：“哦，请进……”

普克、彭大勇进了房门，陈虹还站在门口，手扶着半掩的房门，似乎一时间没想好该怎么待客。普克回身看着她，她很快反应过来，关上门并快步走向客厅，将两人让到沙发上坐下，自己则仍然站着。

“请坐，”陈虹说，“我给你们倒水。”

彭大勇阻止她说：“别忙了，我们不喝，你坐吧。”

陈虹慢慢走到两人斜对面的小沙发上，坐下，脊背挺得笔直，两手放在膝盖间，不像这家的主人，倒有些像个拘谨的客人。

“你是……”普克开口问道。

“我是他妻子陈虹。”她快速地证实自己的身份，苍白的脸随之红了起来，目光交替地看着普克和彭大勇，有些急迫地追问，“天诚他怎么了？他……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

普克点了点头，答道：“是的，他出了大事儿。”

“啊？”陈虹脸上布满惊讶：“大事儿？……什么大事儿？”

彭大勇看着陈虹的脸色，稍稍忍了一下，还是直截了当地回答：“他死了。”

普克看到，陈虹在听到彭大勇说出那句话时，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抬手捂住了自己的脸。很快，剧烈的啜泣声混合着泪水，从她的指缝儿里涌出，圆润的双肩也随着哭泣而抽搐起来。这是一种无声的悲痛，却令人格外哀怜。

彭大勇被陈虹的眼泪弄得不是滋味，调开目光，却看见普克目不转睛地盯着陈虹，眼神里有一种探究的意味。彭大勇有点儿疑惑，又看一眼陈虹，陈虹捂着脸默默地哭，肩膀一抖一抖，身子也抑制不住地颤抖。

普克不出声地瞥了彭大勇一眼。彭大勇正要开口劝陈虹，陈虹忽然把捂着脸的手松开，抬起头，满脸是泪地望着他们，哭着问：“他……怎么会死的？……你们是不是弄错了？他怎么会……”

不等普克彭大勇说什么，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儿突然从里面的房间跑出来。小男孩长得很漂亮，胖乎乎的，结实健康，一张小脸俨然是陈虹的翻版。看到陈虹在哭，他惊慌地跑上前，摇着陈虹的胳膊叫：“妈妈，妈妈，你怎么啦？你怎么啦……”

陈虹一把抱住小男孩儿，把满是泪痕的脸埋在他背后，努力克制着安慰他：“没事儿，宝贝，妈妈没事儿……”

男孩儿不信，大声嚷：“那你为什么哭啦？”

陈虹的脸正对着普克，泪水默默地从美丽的眼睛里流出来，嘴角却勉强挂着一个微笑，使她愈发显得楚楚可怜。普克凝视着她的脸，和她婆婆的泪眼相对，她垂下了眼睛，一边用手指轻轻揩泪，一边把脸伏在小男孩儿的肩头，将自己的表情藏了起来。

“妈妈没哭，没哭呀……”她仍想哄过儿子。

儿子却没那么好哄，使劲儿想推开陈虹弄个究竟，却被陈虹死死搂着，脱不得身。他又追问了几句，猛然注意到普克和彭大勇，一腔疑惑找到了发泄点，仰着小脸冲着他们嚷起来：“你们为什么欺负我妈妈？是你们把妈妈弄哭的！你们这两个坏东西……”

普克和彭大勇都有些发懵，面对这个小男孩儿义正词严的指责，一时不知说什么好。陈虹这时把脸从儿子肩头抬起来，脸上的泪已经擦干了，板着脸严肃地看着儿子：“凡凡，不许胡闹！妈妈这不是好好的吗？妈妈没哭。对客人怎么这么没礼貌？”

凡凡显然并不相信陈虹的话，小脸涨得通红，委屈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扁着小嘴说：“你就是哭了，就是哭了！刚才我看见你哭了，你都流眼泪了……”

陈虹眼圈一红，对儿子挤出一个凄婉的笑容，安慰儿子：“刚才啊，有个小虫子飞到妈妈眼睛里，妈妈眼睛疼，所以流眼泪了……妈妈没哭。凡凡是乖孩子，先回自己房间等一会儿，妈妈和客人说几句话，就送你去上幼儿园，好吗？”

凡凡虽然不太情愿，一脸狐疑地回头望望普克彭大勇，嘀咕了一句

什么，但还是听从了妈妈的吩咐，放开了妈妈，三步一回头地走向另一个房间。刚走到门口，却又转身奔回到陈虹身边，用他那胖乎乎的小手去扒陈虹的眼睛，关切地说：“妈妈，我帮你把小虫子捉出来好吗？捉出来你就不疼了……”

陈虹好不容易才把凡凡哄回自己的房间，关紧了房门。走回原来的座位，刚一坐下，泪水又“刷刷”地打湿了脸。她害怕再被儿子听见，牙齿紧紧咬着下唇，随手抓起沙发上的靠垫捂住脸，把哭声藏了起来。

普克、彭大勇一直看着陈虹的反应。好一会儿，陈虹才平静下来，用纸巾擦净湿漉漉的脸，散落的发丝理到耳后，面对两名警察，垂着眼睛，低声说：“对不起，我……实在太突然了，我真不敢相信……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他……天诚怎么会……”

她哽咽着说不下去，眼圈再次红了起来。

知道家里有个年幼的孩子在，普克和彭大勇都有意识地压低了声音。但他们刚小声告诉陈虹，陆天诚的尸体在清江旧大桥下的水泥地上被人发现，陈虹的情绪便又面临着失控。而那个充满警惕的小凡凡，时不时从里面房间里探出头来张望外面的动静，弄得几个大人简直没办法谈话。

普克和彭大勇交换了一个眼神，都认为这种环境不适合深谈。普克温和地对陈虹说：“算了，你还是先送孩子去幼儿园吧。”他递给陈虹一张自己的名片，“等你送过孩子，请跟我们联系，我们再详细谈谈。”

第一次面谈就这么结束了。

从陈虹家出来后，两人沉默着走了一会儿，都不约而同地说：“这个陈虹……”

普克停下，让彭大勇先说他的感觉。

彭大勇坦白地说：“开始看她那么年轻漂亮，吓了一跳，完全跟那个陆天诚不搭嘛。后来看她哭成那样，蛮可怜。”

普克没说话。彭大勇看出他的犹豫。

“我知道，”彭大勇说，“你肯定跟我想法不一样。我见你盯着她看。”

普克笑笑，没马上回答，脑海里又浮现刚才陈虹的每一个细微表现。见到普克他们时，陈虹的不安；听到陆天诚的死讯时，陈虹无声的痛哭，陈虹的惊讶；孩子出现后，陈虹的克制和她的泪水……普克并不冷血，一个看起来如此美丽柔弱的女人，很容易激发他的哀怜。然而这种哀怜，并没能遮蔽住普克内心掠过的一丝异样感觉。

普克问彭大勇：“你不觉得，她对丈夫的死讯接受得太快了？”

彭大勇一愣：“你是说……”

普克解释道：“一般人突然听到亲人死亡的消息，第一反应，通常会对这个消息产生质疑。毕竟对健康人来说，死亡是件很遥远的事情。可当时咱们一说那话，陈虹马上就哭了。”

彭大勇回忆了一下，有些犹豫，“确实。可也说得通。毕竟咱们是警察，警察不可能平白无故跑来骗她吧？何况是这么大的事儿！”

“你说的是理论，”普克说，“但还要考虑人的本能反应。”

彭大勇沉默了一会儿，问普克：“你怀疑她的眼泪是假的？”

普克马上回答：“那倒不是。能看出来她肯定很伤心。除非她是个绝好的演员。”

“就是啊，”彭大勇说，“我看那伤心不像装的！其实刚进门，我也觉得她好像有点儿紧张。不过想想也正常，普通老百姓看见警察上门儿，不紧张才怪！”

普克瞥一眼彭大勇，彭大勇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大声说：“你以为我是给她哭晕了？我真是……”话说了一半，忽然停下，认真想了想，叹口气说，“没错，这女人挺会哭的，我可能有点儿主观了。”

认识到这一点，彭大勇对自己显然很不满意。普克没在这个问题上多说，只把自己的思路讲给彭大勇听。

“老彭，你还记得吧，咱们刚一告诉她陆天诚的死讯时，她什么都没问就哭了。哭了一会儿，她才想起问咱们是不是搞错了。后来，她儿子出来打了个岔，再坐下来，她的态度又有些变化，说真不敢相信，太突然了，还问我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普克回忆着说。

“你注意到了吗，她的话很有意思：‘……实在太突然了……我真不敢相信……’，这等于是在向我们解释，她刚才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表现……这不是很奇怪吗？一个突然听到丈夫死讯的女人，竟然还有心情向外人解释她为什么会表现失常……而且她说她真不敢相信，这其实是在告诉我们，她已经完全相信了这个突如其来的信息……”

“没错儿！”彭大勇被普克的描述提醒，回过味儿来，“她好好的跟我们解释什么？可能是儿子一打岔，让她觉得刚才的表现有点儿不对，担心我们起疑，所以才特别地解释那么一句。”

普克点头说：“这个可能性很大。”

彭大勇想了想，又说道：“不过有个可能还得说，警察一大早登门本来就不会有什么好事，何况陆天诚是昨晚十点多死的，这一夜没回家，说不定陈虹也有预感，所以才那么容易相信咱们的话。”

“可惜刚才孩子在，没办法多问。”普克有些遗憾，“等陈虹联系咱们，再跟她多谈谈。”

说完他停下来思索。彭大勇看出他藏着心事，问：“还有什么不对头？”

普克迟疑一下说：“我有点儿担心陆天诚的尸检结果。今天那个小年轻，现场检验实在有点儿马虎，又不好多说什么……要是老黄来就好了。”

说到这儿，普克脑海中交替出现了大桥下面陆天诚那张令人不忍卒睹的面孔，以及他妻子陈虹那双红肿的、悲伤的、却隐藏着某种秘密的美丽眼睛，一丝不安和疑虑在心头悄然升起。

3

和陈虹的第二次见面，是在当天中午。普克原以为，陈虹将孩子送到幼儿园后就会跟他们主动联系，谁知他们等了两个小时也没动静。向

陆天诚家中打电话，没有人接。打陈虹的手机，手机关机。再打电话到陈虹工作的单位去问，单位同事说她上午来过不多久就走了。直到临近中午时，普克才接到陈虹的电话，来电显示是陆天诚家中的号码。

“还是到我家来谈吧。”陈虹在电话里说，声音里听不出什么明显的情绪，“其他地方都不太方便。”

普克在电话里没有多说什么，答允了陈虹的要求。他们赶到陈虹家时，看到陈虹仍然穿着早上那件毛衣，眼睛红肿得厉害，也许刚才还哭过。不过她的情绪却显得相对平静了。

普克趁着陈虹去厨房给他们倒水的间隙，在房间里四处看了看。这是一套两室一厅的居室，从房间结构可以看出是年代颇久的旧楼了，但客厅的地面铺着复合木地板，地板蜡在室内的光线下颇为光亮，向客人透露着主人对房子的爱护。

进门左侧是一个西式鞋架，再过去便是两个卧室的门了。客厅的墙上刷的是淡黄色的乳胶漆，使客厅显得十分温馨。门的右侧是客厅的西面，贴墙一个“凹”字型电视机柜，上面放着二十九寸的松下彩电，下面是一个老式的录像机，上面还摞着一个DVD机子，旁边几盒录像带上蒙着薄薄的灰尘，显然很久不看了。电视两旁立着一对细颈大肚子蓝花瓷瓶，透出几分雅致的气息。

电视机柜上方，挂着一张大幅照片，其中一个美艳的女主角，一眼便可看出是这个家庭的女主人，另外有个神气活现的小男孩儿，当然就是那个被陈虹称作“凡凡”的孩子了。北面是一长方形桌子和三张颇为精致的靠背椅，显然是一家三口吃饭的地方。客厅东面两个分别通向厕所和厨房的门，两门之间，恰好容下一张双人皮沙发，与前面的茶几一起，面对着电视机。

陈虹端着两杯茶水回到客厅时，普克没有坐在沙发上，却站在主卧室的门口向里张望。一床席梦思双人床，床上的两床被子叠放得很整齐。床头上方挂着大幅的彩色婚纱照，虽然经过艺术处理，仍然能看出男女主人公容貌上的巨大差距。一排样式简洁的大衣柜，靠近卧室门口

处，是一张写字台，上面整齐地摆放着一排书，还有几本稍显凌乱地码在一边儿。

彭大勇用力咳嗽了一声，普克忙回过身，看见陈虹显然不悦地盯着自己，不由有几分难堪，解释说：“不好意思……最近我家要装修房子，所以一看到房间就有些过敏……”

普克说完，自己都觉得这个谎话不怎么高明。

好在陈虹似乎也无心追究，垂下眼睛，打断了他的话：“你们坐吧。本来想早点儿跟你们联系的，但单位有事儿拖住了……”

显然，陈虹说的也是假话，因为她单位的同事说她没多久就走了。普克和彭大勇交换了一个眼神，彭大勇点点头，又犹豫了一下，才开口对陈虹说道：“看来你对你丈夫的死，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陈虹抬起眼睛盯着彭大勇，脸上流露出微微的惊疑。她的声音里透出一丝气愤，质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彭大勇看一眼普克，普克接过话头，平静地对陈虹说：“你当时的反应，确实给了我们这种印象。”

陈虹原本有些苍白的脸色，被渐渐泛起的红晕掩盖了。起初还算镇定的目光，在与普克彭大勇交替的对峙中，逐渐变得软弱。普克注意地看陈虹的手，那双手在膝盖上下意识地相互紧握，十根纤细柔美的手指紧张地绞动着，指关节因过分用力而变得苍白。

坚持了十秒钟，陈虹的镇定就被打破了。她的眼泪再次涌出来，大颗大颗地从光洁的脸庞滑落，语无伦次地哭道：“我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们太过分了，太过分了……一大早跑来告诉我，我丈夫死了……孩子要是知道，我该怎么跟他说？……你们警察就是这么对待老百姓的吗……我丈夫死了，我、我……以后我该怎么办……你们还问这么莫名其妙的话……太过分了！还有没有一点儿同情心……”

坦白地说，陈虹的眼泪对男人具有相当的感染力。她凄婉地哭泣着，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眼泪如泉水般从美丽的眼睛里涌出，那么悲伤，那么柔弱，那么无助，令人无法不对她产生同情，甚至想对她承担起

男人的保护职责……

然而，普克却用平静的提问打断了陈虹的哭泣：“陈虹，请你如实告诉我们你所了解的真实情况，好吗？”

陈虹抽噎着，泪眼蒙眬地看着普克，思路清晰地反问道：“你们还没告诉我，我丈夫到底是怎么死的。我能知道什么？”

普克沉吟了一下，坦白回答：“今天一早，有人在清江旧大桥桥下的水泥地面上发现了他。他的头骨全碎了。”

陈虹像是被狠狠刺了一针似的，身体一挺，一下子坐直了，脸上呈现出痛苦不堪的表情，双手又捂住了脸，哀哀地哭起来：“天哪，天哪……怎么会这样……天诚，你为什么这么想不开……”

普克看看彭大勇，彭大勇皱着眉头，想阻止陈虹的哭泣。普克微微摇摇头，示意彭大勇耐心等待。他们沉默着，听着陈虹哀切地、伤心欲绝地哭了很久，虽然努力使自己保持客观，心里还是不由地被染上一层郁闷的色彩。

一直等陈虹的哭声变成轻微的啜泣，捂着脸的双手也松开时，普克才开了口，温和地问陈虹：“这么说，你对丈夫的死，确实不是毫无思想准备？”

陈虹没有马上回答，起身走到饭桌前，从一个塑料纸巾筒里抽出一节纸巾，慢慢地擦干脸上的眼泪，又慢慢走回到原来的位置坐下，凄凉地回答：“我真的没想到……要是知道他会这么冲动，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跟他吵架啊……”

“你的意思是……”普克揣摩着陈虹话里的含意，试探着问，“你丈夫是自杀？”

陈虹眼圈一红，两颗泪珠又从眼睛里滚落。但她急忙用手里的纸巾擦干了眼泪，竭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迟疑地说：“我……我并没那么说。”

彭大勇想开口，被普克用手势阻止。普克等着陈虹自己的解释。

果然，陈虹哽咽着，主动辩解：“我就是想不出，他好好的一个人，怎

么会突然就死了……难道就因为昨天晚上我们……我们吵了一架？可夫妻两个过日子，哪儿有不吵架的呢？我真的想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儿，我现在……现在头脑乱极了……”

普克注视着陈虹，问：“昨晚你们吵架了？”

“嗯。”陈虹低下头，轻声回答，两只手的手指不停地绞来绞去，显得很不安。

“为什么？”普克问。

陈虹犹豫了一下，抬眼看了看普克，又低下头：“其实，也没什么事情……只不过是夫妻之间的寻常口角罢了。我……我都记不清是因为什么吵的了。”

彭大勇忍不住问：“细节记不清，大概总有数吧？”

陈虹的身体颤抖了一下，声音更不自信了：“真的……记不清了。可能……就是为一些家务事吧，我……我们平时也会吵架的，谁知道他会……”说着，成串的泪珠又从脸上滑落。

“会什么？”普克追问着，丝毫没有怜香惜玉的意思。

陈虹被普克的追问弄得有些慌乱，抬起头茫然地看着普克：“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普克耐心地解释：“你说‘谁知道他会……’，他会什么？”

陈虹迟疑地说：“谁知道他会跳桥自杀……”

“可是，”普克目不转睛地看着陈虹，平静地说，“我们并没有告诉你他是怎么死的。你为什么会认为他是跳桥自杀？”

陈虹一愣，看看普克，又看看彭大勇，眼神明显有些慌乱。顿了几秒钟，她紧张地说：“可你刚才说，他的头骨全碎了，又在大桥下面，我想肯定是……”

“如果是他杀，也可能会造成这种局面。”普克始终看着陈虹，继续说，“比如有人杀了他，又抛尸桥下；或者有人就在桥下用凶器砸碎他的头骨……”

陈虹被普克的目光压得似乎要窒息了。室内一阵沉默。她忽然间